

0010菩提道次第略論20140430-b

主講法師：上良下因法師

2014淨律學佛院

好，我們剛才講這個“思所成慧”，就是在“聞所成慧”的這個法義當中啊，去如理作意，這個叫“思所成慧”。然後呢，因為“思所成慧”原因呢，由此“能生現證真實義”的“修所成慧”。就說你透過不斷的“思慧”的修行之後，然後，最後呢，能夠生起證得“真實義”的這個“修慧”。

那這個地方所說的這個“現證真實義”，當然，講到最究竟的當然就指的是空性吶，實相的這個理。但事實上從親近善知識儀軌，到後面的暇滿、死無常、三惡道苦、輪回總苦等等、等等，都一樣的，都有它現證的一個量。你說親近善知識儀軌，我聽，我懂了。但懂的話，這個時候，還只能稱之為這個“聞慧”，你聽懂我講的話，這叫“聞慧”。如果聽不懂，那個連“聞慧”都沒有了。聽懂，叫“聞慧”。你下去吶，能夠根據我們所說的這個內容啊，去不斷地不斷地去串習——在座間修，還有坐中修，不斷地串習，這個時候稱之為“思所成慧”，構成“思慧”。

那這個時候還不能夠稱之為“現證”親近善知識儀軌。那“現證”什麼量是什麼呢？當你經過不斷地“思慧”的串習之後，你以後憶念這個法，法門吶，或者憶念你上師的功德的時候，內心汗毛直豎，感動啊，或者流淚啊，等等的，那麼，這個時候就是“現證”。那個就“現證”親近善知識儀軌這個法的“真實義”，等於說這個法真正到你的心中了，可以這麼講。

所以，這個地方所說的“現證”並不一定就指的是很高深的開悟證果。我們現在講善知識儀軌是這樣，那你觀修暇滿也是一樣。剛開始聽聞，然後再來呢，不斷地思維、觀察，這個是“思慧”；然後呢，到最後有力量了，有真實

覺受生起來，當你思維暇滿難得的時候，內心那種感動啊，那種覺受是很強烈的，那這個就是“現證”暇滿難得這個法。

所以，任何一個法都一樣，都有它現證的量，不是說只有空性啊，實相才能夠現證的。而當然關於“修慧”定義很多了，在這個地方定義就是說你對於這個法你能夠現證的時候，那麼這個時候就構成了“修所成慧”。“聞所成慧”“思所成慧”“修所成慧”，第四個才是“證果”。所以，“證果”必須透過聞思修三慧的這種過程，才能夠成就這個證果的結果。

那我們看下一段文：

《現觀莊嚴論》亦雲：“抉擇分見道，及于修道中，有數思理解、觀察修習道。”

也是彌勒菩薩造的這個《現觀莊嚴論》，它說啊：在這個“抉擇分”當中，還有“見道”當中、“修道”當中……“抉擇分”的話，指的什麼呢？是“加行道”。那為什麼“加行道”稱之為“抉擇分”呢？

我先講什麼“加行道”哦。“加行道”就小乘來說，就是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這個階段。這個階段過了之後，就是初果，這稱為這個四加行的階位——“加行道”；那麼大乘的加行道，就是這個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。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這個是“加行道”。然後，大乘見道就是初地，這樣子。

那大小乘都有“加行道”。那“加行道”為什麼稱之為“抉擇分”呢？我看昂旺朗吉堪布，他的注解。他說啊：這個見道位，大小乘的見道位——小乘初果，大乘的初地——見道位的話，那麼，可以稱之為“抉擇”，證得這個“抉擇道”。也就是所謂證得“抉擇道”也就是說他能夠親證啊，親見他所抉擇的這個法的內容，所以稱之為證得“抉擇道”。

那加行道呢，稱之為“抉擇分”，就是說抉擇的一分，也就是說它跟抉擇

道是相隨順的，所以，稱之為“抉擇分”。它是抉擇道的一個支分，所以，稱之為“抉擇分”。那簡單講呐“抉擇分”就是加行道、加行位。

加行位，還有見道位，還有修道位——小乘的修道位就是二果、三果，那這個稱之為“修道位”；然後呢，大乘的就是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乃至十地、等覺，就屬於修道位——這當中都是一樣的，從加行道開始，乃至於見道再加行，乃至這個修道位當中都一樣，有“數數的思維理解、觀察修習之道。”那只有佛啊，佛是圓滿的，他就沒有這種什麼數數思維觀察的，他就任運地現前。那麼，在佛以前呐，從加行道——凡夫加行道，乃至到見道、修道都是一樣，要數數地**思維、理解、觀察**，這樣子的修習之道。

那底下解釋哦：

此說大乘聖者之修道中，有數思維、理解、觀察；

就大乘的聖者修行當中，也有數數地“思維、理解、觀察”，我們到這個地方先停一下。《經莊嚴論》裡面說，聞思修三慧的過程，這是稱為修行的三種過程。然後呢，《現觀莊嚴論》裡面說，不只凡夫聞思修三慧，乃至賢聖的加行位，乃至聖人的見道位、修道位，都一樣，要不斷地數數地理解、思維、觀察法義。那這代表什麼呢？告訴我們說啊，所謂“修行”這件事情，不是像一般人想的，“我修行就是不要分別，不思善、不思惡，那麼，專心地念佛、持咒，頂多呢，就誦個經，那麼叫修行。我一思維觀察法義，哦，這個就是不叫修行了。”這個只是理解，其實不是的。

你看從《經莊嚴論》裡面，告訴我們所謂修行是聞思修三慧的內涵，叫做修行。聞思修三慧它的內涵是什麼呢？都是思維、觀察。當然，它都是依止這個定的基礎了，然後來做聞思修三慧的觀察。所以呢，所謂修行還是要有思維。

那有的人會以為說，凡夫是需要思維，入聖位元不需要思維，其實不對。

你看《現觀莊嚴論》，彌勒菩薩也說啊：見道位、修道位——那都是聖人呐，大小乘的聖人——還是一樣，要思維法義的。所以，你看在經典裡面，聽法的大眾啊，有法身大士——那這些法身大士，當然有的是影響眾，來襯托這個法會的影響眾也有，但有的也確實也是當機眾——他聽佛的開示之後啊，他所證的階位能夠更加地深入，他也是當機眾。所以呢，見道位以上的聖人，他還是要思維法義的。

所以，這就是要破除一個觀念，什麼呢：就是修行呐，“就只是不分別，才叫做修行”這樣一種錯誤的觀念。“只要一談到思維，那就是頭上安頭啊，就是葛藤呐，就是離開修行呐，或者就是方便法”……會有種錯解。

所以，就是引彌勒菩薩造的論——因為彌勒菩薩是等覺菩薩嘛，他講的話當然是可信的——以他造的論來證明，所以修行當中還必須有觀修，不只止修，還必須要有觀修。只是說觀修的淺深不同，凡夫的觀修有聞慧、思慧、修慧，這種三種層次的不同。

那麼，聖人的觀修呐，他也是思維法義。只是他思維法義的當下，他能夠了知能思維的我不可得、所思維的這個法不可得，一切不可得。但不可得不是不思維啊，不可得還是思維。所以，各位有的人看到《六祖壇經》講啊，五祖弘忍大師說啊：思量即不中用，以為啊，這個“一思量”就不對了，“我就是什麼都保持癡呆狀態，什麼都不知道，保持一個定的狀態，癡呆或者定的狀態，那才叫做修行。”

那其實他這麼講是錯解弘忍大師的意思。要是弘忍大師不需要思量的話，那他何必要講《金剛經》，對不對？他何必要為六祖慧能大師來講《金剛經》。乃至禪宗的前面幾位祖師：初祖達摩禪師、二祖慧可禪師、三祖僧璨禪師（道信禪師是四祖）等等的，他們都是“印心”，什麼是印心呢？他們是以《楞伽

經》呐，講阿賴耶緣起的《楞伽經》來印心的，那個法相更多。

所以呢，像五祖弘忍大師他說“思量即不中用”，不是說告訴我們不要思量，他這個是一種果上的判定。就是說我們剛才講這個聞慧、思慧、修慧，你要到達修慧的時候，你稍微作意，那個量啊，就生起，那種覺受就生起。如果你還在聞慧、思慧，那種思量啊，“不中用”。“不中用”就是說你還沒到達修慧的那個階段。比如說你今天思維法一空性的道理，還是要去思維這種無常啊，無我啊，四性推簡……不斷不斷推理，推理完之後，沒有任何覺受，還只是推理而已，那這個叫做“思量即不中用”。

當然，經過不斷地聞思之後，思慧不斷地串習之後，慢慢地這個空性的覺受在你心中真實地生起了，你稍微一作意，這種空性的這種覺受就能夠真正的感受就能生起的話，那這樣的話呢，不假很多的思量造作就能夠生起的，那麼這個時候稱為“中用”的。

所以，你看禪宗的公案為什麼，我們講禪宗的公案他不是修行的方法，他是只是一個印證的過程。所以很多人會把禪宗公案拿來修，那事實上不是的，它是個印證的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已經開悟了，另外去找一個大德印證。印證當中你看他們講話都是直接的，不用再思維——我再想一想，或讓我想一想——不是這樣啊。他都已經修慧成就了，任運地——在法義啊，面對一些境界、一切語言就能夠往道上會。

所以講這個“庭前柏子樹”、什麼“茶三斤”、“吃茶去”什麼的，他就能開悟，或者什麼“一指禪”他就能開悟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已經到達修慧的境界，他就面對一切的境界，這個有為、無為的境界，他都往道上會。所以，他是自然而然地，就是已經任運成就了，那這樣子的才是真正的在法上真的得到勝解，這個才是真正的“中用”的這種智慧，是這個意思。

所以，宗大師他那個會引《經莊嚴論》，還有《現觀莊嚴論》的意思事實上告訴我們，這個修行當中，還有觀修的。不要說只是頭腦一片空白這個狀態，那是不對的。

接著引下一段文的這個證明：

《集學論》中亦雲：“是故，應於身體、資財、福報，恒不間斷、隨其所應修習施捨、守護、淨化、增長。”

《集學論》當中也是說啊，對這個“身體”，這個“資財”、“福報”，內財也好，或者外財也好——就是身體屬於內財了、資財屬於外財——這些啊都是“恒不間斷地、隨其所應”，就隨緣隨份地來修習什麼呢？“修習施捨”——對內外財要修施捨。

然後“守護”呢，就守護這個善法。你今天能夠施捨，這種佈施是很難得的，你要守護它，各種方便來守護它。

然後呢，要“淨化”，淨化這個法。那就是說透過回向——我今天佈施的目的不是為了求人天的快樂，而是為了與眾生成就無上菩提——淨化我們這個動機。

“增長”也是透過回向，回向跟發願，使你的功德能夠增長。這個不只是為了自己，也是為了眾生，乃至回事向理，那麼這個功德能夠增長。

那你想啊，能夠守護——施捨還容易，你施捨，你不用動腦筋，去佈施就好了。但你要守護它、要淨化它、你要增長它，這個就不是說你頭腦什麼都不作意啊，就能夠做到。你要去用智慧觀察，“我怎麼樣能夠守護它、淨化它、增長它？”這要依據聖言量去造作的。

所以，底下它解釋說啊：

此說應於身體、資財、善根三者，一一皆作舍、護、淨、長四事，說此一

切皆名為“修”。

就告訴我們呐，這個所謂“修”，包括在這個法當中，不只是“舍”，還包括“舍”“護”“淨”“長”四種事情，所以，必須要有觀察修。所以，底下總結：

所言“修”中有二：以觀察慧思擇而修之“觀察修”；不加思擇，專一安住之“止住修”。

這個“修”當中有兩個，就是“修觀”跟“修止”。第一個就是呢，以“觀察慧”來“思擇”，那這種“觀察修”，也就是叫“修觀”。所以，在《略論》或者《廣論》當中，除了奢摩他這個部分，是屬於“止住修”之外，其他都是告訴我們“觀察修”的方法。從前面“聞法儀軌”“親近善知識儀軌”，乃至到最後的毗婆舍那，全部都告訴我們要“觀察修”，這些都屬於修行的內涵。

所以，我們修行人呐，要用觀察慧來“思擇”。這個“慧”的本質啊，就是種“思擇”——思維抉擇。比如說我們觀察親近善知識的功德，用智慧來思維抉擇——“我親近的功德，還有不親近的過患”；然後，再想想“我怎麼樣能夠生起對善知識視師如佛的心”——這個是違背習氣的，“我怎麼樣透過思擇，來生起這樣的量”……這都要都是要思擇啊。那後面乃至毗婆舍那空觀，那當然更是要思擇，這是“觀察修”。第一個。

第二個呢，“不加思擇”，是“專一安住”的“止住修”——專修奢摩他。但事實上“止住修”的內容，我們講“止住修”它基本的相貌是什麼呢？就是內心不分別，“專一安住”的不分別叫“止住修”。

但你安住在什麼地方，你不分別呢？它內容就很多了。包括從“親近善知識儀軌”到毗婆舍那……安住在這種法義當中，都是可以作為我們“止住修”的內涵。

所以這個地方先說明修行當中，必須有“觀察修”“止住修”的原因。

但這個地方主要篇幅在說明為什麼要“觀察修”的道理，那麼就是要破除一些像狂禪的這種思想。認為“不分別”就跟自性相應了，那麼，這個就是最好的修行。

事實上啊，古德講的“不分別”跟我們的“不分別”那是差很多的。就像有的人他說，“誒，古德不是講嘛：一句佛號就具足六波羅蜜”——蕩益大師講的嘛，對不對？“你能夠放下身心就是佈施、不造惡業就是持戒”等等、等等。那古德講這句話跟我們緣著事相的念佛的“修止”，那是不一樣的。古德是經過智慧抉擇之後，他能夠在念佛當中具足六波羅蜜；如果我們沒有經過智慧的抉擇，我們念佛當中也能夠具足六波羅蜜的話，一貫道也念佛啊，有的外道也念佛啊，他也應該成就聖道了，那事實上是不可可能。

看到第二段，正式介紹“觀察修”和“止住修”的內容：

若爾，何種道為觀察修？何者為止住修耶？譬如于善知識修習信心、修習暇滿義大難得、死歿無常、業果、輪回過患及菩提心，須觀察修。

什麼是“觀察修”跟“止住修”呢？舉個譬喻，像《廣論》當中的最前面的善知識修信心，觀功念恩呢，這一些的法，包括淨信為本、包括念恩生敬，這些都是“觀察修”；還有後面我們會教的修習暇滿難得，暇滿的義大難得——這個暇滿的人身，它有很大的重大意義，它是很難得的，這叫“義大難得”——我們後面會介紹；或者死歿無常、業果輪回過患等等，這些都屬於下士道的內涵。

從死無常開始，到業果，這個是屬於下士道部分；那麼輪回過患，這屬於中士道部分；還有上士道的菩提心的部分，這些都是需要“觀察修”。而且我們也給各位編好了儀軌，“觀察修”的儀軌，這是“觀察修”。

再來呢：

於彼等境，須能令心猛厲、長時、轉變其意，因無此者，則不能滅彼等之相違品——不敬等故；

就說啊，“於彼等境”“彼等”就是說親近善知識儀軌啊，乃至於菩提心吶，乃至毗婆舍那——“觀察修”的這些內容啊，這些境界，必須能夠讓我們的心“猛厲”。

第一個是“猛厲”，產生很強烈的覺受；第二個是長時間的轉變我們內心的作意。就是說，這個道理不只是懂，你要產生強烈的覺受。就像我們剛才講的，比如說觀修親近善知識儀軌，內心吶，汗毛直豎，想到上師的功德內心感動，汗毛直豎，這是“猛厲”。

而“長時”就是說不是一次的，你每次，你常常意念這個法的時候，內心強烈的覺受就生起，這個叫長時間的這樣轉變我們的“意”——我們的內心吶。

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這個修慧嘛，修慧的這個成就。因為你如果只是聞思的智慧，它是不能調伏煩惱的。為什麼我們道理知道，我們覺得煩惱還是伏不住？因為我們沒有在這個法義上生起強烈的覺受的修慧。而能夠調伏煩惱的話，必須是修慧。有修慧的力量，才能夠煩惱調伏，你才能夠證果。

所以，底下說“因無此者”，沒有這種強而有力的修慧的話，則不能夠“滅除彼等之相違品——不敬等故”。“不敬等故”就是說你親近善知識的“相違品”就是不敬善知識；暇滿難得的“相違品”就是放逸嘛，糟蹋這個人身吶，等等的；乃至菩提心的“相違品”就是內心的這種自私自利的心態；乃至那種空性的“相違品”就是我執，我法二執。

就是說，沒有這個強而有力，而且長時間的這種思慧的話，你不能夠調伏煩惱的。就這個煩惱就是“不敬等故”。這第一個——不能夠調伏煩惱。

看第二個原因：

又生此心，唯賴數以觀慧思擇而修習故。

那你這個心怎麼生起來的呢？必須要長時間“觀慧思擇”——“觀察修”啊。這不是說聽一次就好了，也不是說我在念佛，念、念、念，就突然能夠生起這樣的力量，也不是的。

當然，我們有時候那種力量生起確實在拜佛、念佛的時候，生起強烈的覺受，那是有的，但是那個是因為你之前曾經栽培過這個種子。譬如說你常常觀察死無常的道理，你常常觀察死無常道理，常常觀察。有一次你在拜佛的時候，突然，你沒有想，沒有特別去想，在拜佛當中，突然生起很強烈的死無常的覺受。那是為什麼呢？是因為你曾經栽培過這個種子，那因為有障礙，它這種子沒有辦法開花結果；後來你透過拜佛把障礙破除了之後，開花結果，有種子啊，開花結果。所以，拜佛是個幫助，透過拜佛當中三寶力量的加持，使這個般若的種子開花結果。還是一切法因緣生。因還是你栽培的這個般若種子。所以，我剛才講，要是你不栽培般若種子的話，外道也念阿彌陀佛，也念觀音菩薩，他可能念的比我們都還虔誠呢，但他不能夠調伏我法二執、不能夠開悟證果的。

所以，必須要以“觀察慧”數數地來“思擇”，那麼這個也稱之為修行的一個內涵。你要數數地思擇，才能夠從聞慧變成思慧、從思慧變成修慧，有強而有力的力量，才能夠調伏你的煩惱。

那底下舉例子：

如于貪境，倘若增益可愛之相並多串習，即生猛厲之貪；

舉例子來說啊，對你貪愛的境界——財色名食睡，各位想想，想想我們個人所貪愛的境界。好比說你貪愛飲食，特別喜歡吃什麼東西，“倘若增益可愛

之相”，“增益”就是說你一直去想它的好處。你看比如說我們，比如說有的人，他特別喜歡吃某一道菜，比如說他特別喜歡吃蛋糕好了，特別喜歡吃蛋糕。他看到蛋糕的時候，心中就有安立很多很多的名言，想著蛋糕的好吃呀，多麼多麼的好啊——可口啊，好吃啊，甜美啊，等等，很多名言加持這個蛋糕。結果你看，以後你看到蛋糕就非常的猛厲的貪就生起來，不用特別思維。這個也是種修慧啊，是種邪的修慧。你看到蛋糕啊，就是“我一定啊，就想拿到大的、拿到好的”——就是猛厲的貪就生起來。這個一樣，因為透過聞思而來的，你不斷不斷地串習，所以，它的力量就很強。

那事實上為什麼你知道這個是你想出來的呢？你說蛋糕很好吃，吃一塊很好吃；吃第二塊，覺得沒有滋味了；那如果吃第三塊，那就是苦行了，就很難過了，就吃不下去了。所以，你覺得很好吃，這是你想出來的，也是一種習氣了，業力跟習氣。

所以呢，這個貪煩惱是這個道理。所以，我們就知道：你看，或者你貪愛一個人吧，你很喜歡一個人，你常常想他的好，這個人的優點，常常想。想久了之後，你看到他，你自然而然猛厲的貪，你看到他自然就喜歡——那種歡喜心就生起來，不需要作意——這是我們剛才講的，“思量即不中用”的道理。因為你前面已經長時間地不斷思量他的好了，所以，你一看到他的時候，那種修慧啊——當然這是邪的修慧啊——就任運地生起。然後，這個時候猛厲的貪就生起。

看下一段，一樣的道理：

若于怨敵，多次思維不悅意相，則生猛厲之瞋。是故修習彼等諸道，

先看到這裡好了。這個嗔煩惱也是一樣。比如我們在僧團裡面吶，你特別討厭一個人，那可以說是你的怨敵。你“多次思維不可悅意的相”——你早上

一早起來，早課看到他就不高興、早齋看到他也不對勁，然後出坡看到他也是不高興，然後上課也不高興……整天想他的缺點、看他的缺點，你這樣不斷地串習的話，你一看到他自然而然地就生猛厲的嗔心。

所以，各位啊，不要墮於這種輪回當中啊。這個輪回不是生死輪回，是你自己創造出來的輪回呀。就是你不斷不斷地看到他的這種缺點，所以，你就不斷地加持他的這種嗔煩惱。然後嗔煩惱的時候，嗔煩惱現前，然後，你看到他更討厭。更討厭，嗔心更強……這種輪回呀，自己創造出來的。所以，這個嗔煩惱也是你自己創造出來的。

所以，這個就是以我們凡夫眾生容易理解的事情，來說明修慧的道理，它是可以成立的。

所以“親近善知識儀軌”，乃至毗婆舍那也是一樣，你這個猛厲的心，乃至長時猛厲的心能夠生起，就是因為你不斷不斷地串習。而不斷不斷地串習，不是說我現在腿一盤，念佛，它就能生起，不是的，你要不斷地去思維。就像我們對貪、對嗔的境界不斷地思維，才能夠產生猛厲的貪嗔，一樣的道理。

所以，透過這個例子，我們就可以很明白地知道，確實佛法的修行，要修止，還要修觀。所以，各位要知道一個很重要的事實，你今天在課堂當中所聽聞的佛法，假設你聽懂的話——聽不懂就不說——你聽懂的話，你就只有聞慧而已，聞慧而已哦，那麼，還連思慧都談不上。思慧，你是必須要將我們上課的內容好好地再去複習。比如說做筆記也好、打坐觀修也好，各種方便，各種方便不斷地複習、去串習，那才構成思慧。

所以，你不要說《廣論》內容很簡單，我當然知道很簡單，是沒有錯，很簡單；但是呢，它就是個聞慧。那你要常常串習，熟練了之後，對這個法義熟練了，那個時候才是構成思慧。你如果說還不熟練，可能連思慧都還談不上。

那麼，思慧之後，還不是修慧，還必須要有修慧，產生覺受。產生覺受的修慧之後，才有資格說可以在修慧當中長時間地去調伏你的煩惱，才有可能能夠真正調伏，乃至破壞你的煩惱。

所以，修行的事情，它就是這樣聞思修三慧。但是，我們因為過去可能沒有經過這樣這種祖師大德論述，我們會把這個修行看的很簡單——“我就是拜佛、念佛，或者是我在聽經，我就慢慢就是走上修行之路”——會有這個錯覺。

所以，為什麼你看同樣的聽經聞法，同樣的學習，但是能夠真正在法上得到利益，成就的卻很少？比如說我在佛學院待了這麼多年，十幾二十年了，來來去去幾百……幾百個人，同樣的聽師長的法，真正在法義上能夠生起這種覺受，那是很少的。就在於什麼呢？他內心有沒有真正地常常去串習的。大部分人就聽過就算了，然後，對法也沒有恭敬心，聽完就算了。然後，因為他本身就認為，所謂修行就是拜佛、念佛、持咒、誦經。然後把那個所聽聞的教理啊，丟一邊。那這個這樣的修行啊，就只有“止住修”，那是不行的。

所以，底下說啊：

是故修習彼等諸道，境相明顯與否皆可，然須令心執境之力猛厲、長時，故應觀修；

那就說“是故修習彼等的諸道”。從“親近善知識儀軌”，乃至於毗婆舍那這些“道”，那麼“境相與否皆可”。什麼意思呢？就是說，比如說你今天觀察你上師的功德啊，等等的一一觀修善知識儀軌，你觀修這個相的本身是否明顯——這個上師這個形象、色相啊，是否明顯，這個還不是重點。重點是什麼呢？你對他的這個覺受，觀功念恩的覺受最重要了。

就像我們今天拜佛、念佛，像有的人拜佛、念佛的時候，他可以觀想前面有佛，站在前面，接受你的禮拜。那麼，這個佛，你不是說一定要眉毛、眼睛、

鼻子、嘴巴，觀想很清楚，這不一定。就剛開始境相可能……因為你剛開始心還定力不夠，佛像可能還不是很清楚。但是重點是你感覺佛在你眼前。甚至我看有大德他說啊，甚至你觀想時一團光影都可以，就是個佛，就代表個佛。你知道這是佛，在你眼前接受你的禮拜，這個不清楚還沒有關係。

但是呢，“須令心執境之力猛厲”，所緣的色相是否清楚不重要，但是你主要能緣的心，你執持這個境界這個心吶，必須“猛厲”，而且必須“長時”，這個是重點。

從善知識到毗婆舍那都是一樣，必須“猛厲”跟“長時”。所以，那個必須要“觀修”——要“觀察修”。

好，下一段：

若心不能住一所緣，為能令心如己所欲安住一所緣故，修習奢摩他等之時，倘若數數思擇，則不能生住心，故于爾時須作止修。

若是心吶，不能夠住在一個所緣境，心已經散亂了，為了讓這個心吶，能夠“如己所欲”，能夠依著我心的希望，依著希望，然後安住在一個所緣境的原因呢，而來“修習奢摩他”等等的這個時候，那這個就是“修習奢摩他”的因緣，就是要心呢，安住。因為你是不斷思維法義，心就躁動；這個時候再思維，效果很差，這個時候就應該回來，讓心安住修“奢摩他等”。

所以呢，底下說啊：倘若一開始就數數思擇，你“數數思擇”，但是你希望你所緣境很清楚，這個時候則不能夠生這個“住心”，反而不能生“住心”。

比如說你今天觀修親近善知識儀軌，你希望能夠生起這個量。所以你不斷不斷去觀修善知識的儀軌，想啊，想啊，想啊，想到最後甚至上火了，心很用力地在想。這個時候呢，反而不能生“住心”，反而你的心會躁動不安。心吶，躁動不安，反而那個覺受一直無法生起，心很躁動。

那這個時候呢，“爾時須作止修”，應當作“止住修”——“修奢摩他等”。這個“等”包括就是說，你用各式各樣的方法來修奢摩他，讓你的心止住，安定下來。所以，這個時候——就說你在修的時候，必須要止跟觀同時的配合。那這兩種配合是這樣：就是說，第一個，就像剛剛講的：你為了要生起這種強烈的思慧的覺受，你必須要常常地“觀察修”；但是呢，這過程當中你也要配合“止住修”。因為止是堪能性，有止的堪能性的時候，你觀才能夠清楚分明。所以，“觀”太多的時候要回到“止”上面去，這是一種調配的方法。

再來呢，就是說我們透過這種“觀察修”，當這個粗分的影像顯現出來之後，這個時候即使心不是特別散亂，也是要回到“止住修”，讓這個力量在你心中能夠堅固地顯現出來。

什麼意思呢？譬如說你觀察親近善知識的儀軌，觀修完之後，然後，乃至生起一點點的覺受，你就稍微安住在這個覺受當中——“止住修”，不做任何分別。那種對上師的那種虔誠的心、恭敬心發起來之後，你安住在那個覺受當中“止住修”——這個就是在“修奢摩他”。因為你已經不分別了，但不分別不是像觀呼吸一樣啊，這種完全不分別，它是有智慧的成分。就是說你安住在那種對上師的感恩的心那種覺受當中，安住一陣子。安住一陣子之後，因為你這個時候是“止住修”，“止住修”的時候本身就是定——有定的力量的加持，所以反而你那個覺受能夠讓它更清楚分明地顯現出來。

所以，剛開始是透過觀修，是粗分的顯現；透過“止住修”，讓那個所緣境的明顯分呐，能夠顯現，乃至於堅固。

所以，我看昂旺朗吉堪布的注解裡面呐，他說他上師頗幫卡大師啊，他說：真正的在證果的階段都是在“止住修”的時候。譬如說你從觀察空性的道理，不斷觀察，觀修、觀修……觀修稍微生起空性的覺受的時候安住，安住在空性

的覺受當中。這個時候呢，乃至你這個空性的覺受安住時間越來越長、越來越長，越來越堅固，在這個當中，因為這個時候就能夠有力量啊，來破壞我們的煩惱，所以，這個“止住修”很重要。而且這個“止住修”，它還不只是說純粹的那種像觀呼吸那種定而已。所以這兩個配合很重要。

然後，另外那種配合情況呢，就是說，比如說像修這個《廣論》道次第的，他們觀修，你看要觀修的法門很多。像我們這儀軌裡面很多，有十幾二十種法門要修。那你要怎麼修呢？你剛開始的時候，比如說先修親近善知識儀軌，先觀修；觀修很熟練了，然後熟練到甚至有一點覺受生起來。這個時候，你就可以接著修第二個，修這個暇滿難得。修暇滿難得的時候，這個時候在修暇滿難得的時候，你前面那個觀修善知識儀軌，是不是就放下呢？也不是。他這個時候就改成這種“止住修”，然後後面那個暇滿難得變成“觀察修”。

也就是說，比如說你前面觀修善知識儀軌，已經生起強烈覺受之後，你這個時候要修暇滿難得。要修暇滿難得之前，這一座當中，你先稍微憶念一下親近善知識儀軌。稍微憶念一下親近善知識儀軌。因為你之前已經曾經觀察修過了，而且觀察修，曾經有得過覺受了，你這個時候稍微憶念一下，這個覺受馬上生起來。或者就像我們剛才講那個貪嗔的煩惱那個道理一樣，你常常想他的好跟壞，想久了你看到他，你自然而然就生起貪跟嗔，一樣的道理。

這個時候，你就把善知識儀軌稍微憶念一下，安住在這個覺受當中——“止住修”；然後，依著這個“止住修”呢，接著再修去“觀察修”，詳細地“觀察修”暇滿難得——那下剩的暇滿難得，觀察修。然後，慢慢慢慢生起覺受了，覺受之後呢，你接著可以修死無常；修死無常的時候，你就把這前面的親近善知識儀軌啊，或者是暇滿難得啊，這個是略修——稍微把那大綱啊，稍微流覽過去。慢慢地流覽過去的時候，因為你曾經修過，你流覽過去的時候，你就能

夠生起覺受。生起覺受之後，你安住在這個覺受當中，然後，去修下一個：死無常觀。所以，這個前面所修的這個法的力量，就能夠繼續加持到後面去。

那你修出離心，再修菩提心的時候，你前面出離心的這個覺受，就能夠加持你修菩提心，你菩提心就容易成就；乃至你修菩提心，這時候再修空觀，有出離心、菩提心的這個基礎，那麼，心量擴大了，能舍，心量擴大了。這個時候再修空觀，空觀就容易成就。

所以，這個就“止住修”跟“觀察修”，它們是這樣子的配合的。

那麼，前面已經熟悉了，就略修，乃至“止住修”；然後後面還不熟悉的，就是“觀察修”，這樣子的配合。所以，這個真正的修行就是這兩種不斷地配合，然後，慢慢、慢慢熟練。

所以，各位現在你就學兩個——聞法儀軌、還有親近善知識儀軌這兩個，各位開始慢慢練習。練習從聞慧到思慧、思慧到修慧，乃至修慧也能夠堅固，能夠長時間地生起。然後，以後我們再教暇滿難得的時候，或者教死無常的時候，然後你這樣子不斷不斷地能夠將那個力量延續下去。

我們這個都有一個很明確的儀軌，告訴你怎麼修——那個修行儀軌。那你這個方法學會了，你以後比如說學《維摩詰經》也好，學《楞嚴經》也好，這些方法一樣的，可以用這種方法將古德的開示跟科判，作為我們修行的大綱和內涵，然後呢，來修。來觀修《維摩詰經》、觀修《楞嚴經》等等的。

所以，這個就是止修跟觀修兩個配合。那這個就是真的需要長時間的沉潛，來不斷地練習了。但至少你現在先把方法弄清楚。如果不清楚的話，各位可以私下再來，我們再來討論。方法弄清楚之後，再就長時間地不斷練習這個方法，你這樣的話，才能夠真正地走上修行之路。不然的話，你這個修行就是一個結緣，就是培福了，說實在就是培福，來增加你定力，就這樣子而已。對於調伏

煩惱來說，當然也是會有，因為你有福報、你有定力，煩惱也能夠幫助調伏，但是它不是根本。

好，接著看下一段：

第二段，破除“修中雖有止修、觀修兩種，但一個人不需同時修此二者”的錯誤觀念。

就有的人認為啊，“我只要止修就好了”“我只要觀修就好了”——看根性。那事實上不是的。

看底下的解釋：

曾有未解此道理者，說凡智者唯應觀修，而孤沙利唯應止修。此說亦非，因彼二者皆需此二修故；

“曾有未解”，不瞭解這個道理的人呐，他說凡是“智者”，就說這個人呐，他比較聰明。有智慧的人呐，他可以遍學一些的經論，所以他就可以多多的觀修，他就說“觀修就好了”。像有的人呐，有的人他認為，他在聽聞佛法、思維法義，他認為這個就是修行，事實上這是一半。

那另外一個極端，而這個“孤沙利”，這個“孤沙利”就說他這個可能智慧比較微薄，他在學習經論上比較……或者沒興趣，或者是有障礙，總之就是說他懂的經論比較不多。他就想啊，“我就老實修行呐，實修吧，那麼，我就不要去思維了”，所以“唯應止修”，“我就一路念佛啊，拜佛啊，持咒就好了。”

有的人會這麼認為：這個人有智慧就多多的思維法義，那這個人智慧不夠，或者就他喜歡行門的，就一路行門修定就好了，一樣的，一樣都能夠成就。

底下說啊，“此說亦非”，這是個錯誤的看法。“因彼二者皆需此二修故”，就說啊，這兩類的根機的眾生呐，都是需要止修跟觀修。

底下說為什麼呢？

雖是智者，亦須修習奢摩他等，諸孤沙利，於善知識亦須修習猛厲信心等故。

“智者”就是說他喜歡思維的，聰明的有智慧的人吶，也需要修“奢摩他等”。那“等”當然包括一些這個種種的資糧啊，這個“修習奢摩他”的這個資糧，前面所說的這些資糧。事實上有的人他會認為說，“我今天這個思維法義就是修行”，這個確實有人這麼說啊——“我今天聽聞之後，我常常去打坐不斷不斷地思維，這個叫修行”；那麼，或者甚至有人，他說他認為“我講經就是修行，我講經的時候，那麼，我就在思維法義，這個就是修行”。這都是這種比較偏的觀念。他不是全錯，但是呢，這只是修行的一部分。

所以，“智者”也需要“修奢摩他”。因為，各位要學過《小止觀》就知道，這個止跟觀必須互相幫助的。就像洗手啊，兩個手要互搓，不能拿一隻手在手下這樣搓完，怎麼洗的乾淨？要兩個手互搓。

那相對的“孤沙利”，他可能見聞的經論見聞得不多，“於善知識等等也須修習猛厲信心等”，也要修。乃至修空觀也要觀修，他也要思維法義啊。各位像廣欽老和尚，他難道就不用觀修，就不用思維法義嗎？他也一樣啊，一樣要思維法義的，一樣的。只是說每個弘法者，弘法的這個重點不太一樣，但是都是一樣要止有觀。因為為什麼？這是佛的經典裡面開示，古代的賢聖啊，也都這麼修來的。

所以，結論：

故不應念：“以觀察慧數數思擇是聞思時，非修持時。”

所以，不要認為啊，以“觀察慧數數”在“思擇”這個只是在聞思，而不是在修。你要是依止這個奢摩他的止，然後，再運作這觀察慧的話，那個時候，

這個時候就是觀察慧，而且也是在修行的時候。

好，我們今天講到這個地方。

向下文長，付在來日。

回向！

聽打：普泰

校對：惟越

201701法義研習小組校對稿